

此情可待成追忆

孙喜玲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1001
1062

I267
92

此情可待成追忆

孙喜玲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此情可待成追忆

孙喜玲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 插页 5 字数 218000

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000

ISBN 7-5306-2415-6/I·2157 定价:16.80元

序

言

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曾经结集自费出版过一次，书名叫《心湖云影》。与其说是一次出版，毋宁说是一次“内部发表”，真正得见世面的寥寥数本而已。

所谓出版了的书，是放在装过洗衣粉的箱子里大小不等托运来的。到站时，

包装多已松散，许多书破损而脏污且丢失惨重。拿回家来翻开细看，只见裁切装订得歪七扭八，纸张残缺，错漏赘文俯拾皆是。书脊上连著作者的姓名也没印，花钱请人精心设计的扉页不知何故也根本没用。面对倾千家底儿印制的这么一堆近乎废纸的东西，差几落泪。不相信这就是我十多年来对于文学事业苦苦追求的“结果”。这“结果”让我糟心了好久好久，每每想起，就如被蛇缠鼠咬般难过。没成想一生赖以寄托精神的、神圣的文学事业，在现实中竟会是如此的冰凉而丑陋。其伤感和沮丧的心情实在难以言表。所幸其中发表过和未曾发表过的文章，颇得些许行家里手的称道和读者们的认可。不少热情洋溢、感慨不已的信件从

认识不认识的人们手中寄来，对医治我伤痛的心，有着极好的疗效。虽远不至成名成气，也很觉欣慰了。

之后，下海经商三年，可说是对自己初衷的报复和背叛。三年里不曾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，且在险风恶浪、暗礁险滩中枯萎了一颗曾经活泼泼、鲜亮亮的事业心。我不再理会那本被称作“书”的集子，却不期地遇到两件事，使我从热心的读者身上汲取了信心和力量，决心要补缀起这份遗憾。

一次，请一家在关键时刻掐住了企业脖子的头头们吃饭，饭后照例要到鬼哭狼嚎的歌舞厅去陪斩。满心的厌恶和反感，却又不表现表现出热情和快乐。应酬了几曲后，坐到了地台上，无奈地品吸着冰凉的果汁，见一年轻俏丽的女服务员走过来，附在我耳边问：

“你是不是孙喜玲？”

“是。”我答，诧异地看看她。

“我找你找得好苦。”女服务员说，口气有些急切，“我读过你的书，看过你的照片，我还去你工作单位找过你，人说你下晋城开酒店了，我就在晋城挨个酒店查问，几乎找遍了所有的大小酒店都没有找到你。刚才你一走进来，我就怀疑你是孙喜玲，琢磨了半天，又觉着不太像。你和书中的你不一样，书中的你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弱女子，可眼前的你却是一位女强人。弄不清哪一个是真你。”

我笑笑说：“两个都是真我，书中的是内在的真我，你看到的是外在的真我，是我的一层硬壳，好用来保护那个内在的、软弱的真我，是我个性的两个面。”

“可是，这真是太矛盾了，不可思议。”女孩说，疑惑而好奇地注视着我。和大多数读者朋友一样，为我的投笔从商感到惋惜和不理解，一双美丽而迷惘的眼睛久久地关注着我，从她的神情里，我明白了我的解释不能令她满意。她一再地问我以后是不是真的再也不写东西了，令我止水般的心产生了某种热动，油然而生出莫可名状的不安和歉意，也令我思索了好久好久。

还有一次，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我正赖在床上胡思乱想地享受着经商时日里难得的清而不闲，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，是位陌生女子清脆的声音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语气紧张而激动。先问了我的姓名，又问我是否会为她的冒昧而生气。我问她是哪一位。她说：“你不认识。”然后口齿多少有些打结地自我介绍道：

“我是一位中学的外语教师，昨天上午上课时，有个学生不好好听讲拿着一本书偷看，我就给当场没收了。翻了一下，见是你写的书，就对那位学生说，‘我先看看再还你。’晚上吃过晚饭往床上一躺，拿起来就放不下了。我整整看了一个通宵。怎么对你说呢，我像是疯魔了似的，一晚上又哭又笑，早上一起床就想给你打电话，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联系，就给一个朋友讲。正巧这位朋友说她认识你，是你女儿的钢琴老师。这样我从她那儿要了你的电话号码。说真的，我又想打又不敢打，生怕惹你讨厌，怕你觉得我无聊。你是不是认为我这样做很可笑，你该不会笑话我吧？”

“从你书中的描写，我推算你的年龄有四十岁，对吧？我比你小将近十岁，可是我觉得我和你的心是相通的，你写你的心态，其实许多也是我的心态。喜玲姐，我叫你喜玲姐可以吗？你的文

章我真是太喜欢了。其实我只是个文学爱好者，对你的作品不敢妄加评论。可是，我觉得你真是写得太好了。有些句子我准备摘抄下来，这本书我还要读一遍，有些篇章我还要多读几遍……”

接着，她在电话里把想象中的我描绘形容了一番，她想象中的我比实际的我要好出许多。她谈她读我文章的感受，说到激动处禁不住哭了起来。稍稍平静了一些后，又对我讲了她的家庭状况，说她比我幸运得多，有着我想要而没有的一切，请我有时间一定到她家里做客。然后突然想起什么似地问我：“听说你有病？是什么病？要不要紧，我真是很担心，想去看看你，不知道欢不欢迎。”我告诉她不要紧，没有大问题。她用放松了的口气反复劝我要注意身体，要为喜欢我的读者们保重自己，千万不要过度劳累。最后，明朗朗地告诉我说：“喜玲姐，我爱你，真的，我非常爱你。”

这位从未谋面的读者朋友，无疑是一位艺术气质很强烈的女子，是一位和我在许多地方十分相近的、敏感的女子，是一位极具同情心和理解力的女子。我被这番真挚而热烈的话深深感染了，不知说些什么才好，一时间，我的心很宽慰，很充实，同时也很惶恐。我感受到了一个作者的最大幸福，这幸福不是有关单位 and 部门给你召开什么讨论会，组织文章，发表评论，大吹大擂，人工合成所谓的“知名度”。而是自己的作品真正打动了读者的心，在读者中产生了高度的共鸣。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成功。可是，我已经好久拿不出像样的东西给她们了。我亏待了我的读者，她们却还仍然记挂着我，关心着我。她们给予我的，最大的意义和价值，不仅仅是对我作品的首肯和喜爱，而是帮助我恢复了

业已垮掉的事业心。我想，也许我毕其一生都不会成为一个大家，但能够赢得读者们这份理解和厚爱，便是对我辛勤耕耘的巨大报偿了。这样的报偿比任何虚名和实惠都可贵。为了这一点，我也应该继续写下去，而更应该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把这本集子，不惜代价漂漂亮亮地重新出版一次，好让我拿着一本真正的“书”，去敬献给爱我的读者们。而今，在友人的鼎力协助下，这个愿望终于如期达成。谨此表示深切而诚挚的感谢！

辞去金桥酒店总经理一职后，在联系工作调动的同时，陆续续又写了十多篇散文。正是：“一管书生无用笔，旧曾投去又收回。”已不复当年心态，下笔生涩，难免良莠杂陈，一并收了，敬请读者批评。

有人对我说，只有名人才敢写自序。我自认虽非“名人”，却也实在不情愿“拉起大旗作虎皮，裹着自己吓唬人。”在第一次出版时，就斗胆写了自序。

云：

从探索人生的意义到探索不出人生的意义再到不再探索人生的意义，经历了一个从起点回归起点的圆。所有的梦随风飘逝，只剩下一丝一缕淡淡的回忆且与这回忆共生的几分感慨和怅惘。各种各样的情愫在胸中积成块垒，想用墨汁一点点化掉，却去了旧的又长出新的，如此，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。我把这种感觉称作心湖云影。

心湖因了灵泉的源头不竭而不枯。风起的时候总会有云掠过，投下或明或暗的影子，把这些影子摄入笔端使其定格成为一种纪念和记载，生命的痕迹便保留了下来。

我思故我在。

只是当时已惘然

目 录

此情可待成追忆

序言 (1)

人 生 况 味

● ●
苍海仰望 人生况味

独处一得 (3)

寂寥小屋淡淡情 (5)

独向黄昏 (9)

告别青春 (11)

● ●
附 录 洪荒地

一梦糊涂三十年 (14)

情是流水爱是云 (19)

跳不出去的樊笼 (21)

为文的妙处 (29)

断想录 (34)

失落了的女儿态 (37)

秋叶的启示 (41)

锡崖沟揽胜 (42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小小橄榄 | (46) |
| 似水流年 | (49) |
| 际遇·情怀 | (54) |
| 四月思絮 | (56) |
| 一点一滴一瞬间 | (58) |
| 生日感怀 | (62) |
| 为酒说项 | (66) |

● 人生况味

● 洪荒地

洪 荒 地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山深不知处 | (72) |
| 猫朋狗友 | (82) |
| 山鬼 | (89) |
| 河丧 | (91) |
| 冬去春来时 | (110) |
| 外公 | (120) |
| 荒年泪 | (128) |
| 悠悠寸草心 | (139) |

● 苍海依望

苍 海 依 望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音乐家之于“家” | (151) |
| 家有丈夫是司机 | (174) |
| 咪咪趣事儿 | (184) |

● 附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读照随笔 | (199) |
| 淡淡的时光 | (202) |
| 坝上行 | (209) |
| 糊涂说 | (214) |
| 孟家花园 | (219) |
| 有怨无悔说“下海” | (223) |
| 下乡的岁月 | (228) |
| 醉茶 | (233) |
| “海”里心情 | (240) |
| 由“女性话题”想到的 | (246) |
| 桑麻小调 | (252) |
| 巴山蜀水扫兴游 | (259) |
| 门外品艺 | (267) |
| 也谈意象旁通 | (272) |

● 人生况味

● 洪荒地

● 苍海仰望

附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永不凋零的证明 | (285) |
| 告别青春之后的反思 | (290) |
| 白云一片去悠悠 | (296) |
| 悠悠岁月不了情 | (303) |
| 跋 | (307) |

● 附 录

人生况味



独处一得

人生受着诸多制约：地位、权势、金钱、感情、良心、道义、责任等等。而所谓自由，是挤在这诸多制约的夹缝里苟延残喘的。可悲是可悲了点，但也不无可喜之处。

譬如，一壶清茶，一杯薄酒，独自一人或思索、或吟咏、或涕泣、或叹息。再如一卷好书，一盏孤灯，俯而读，仰而思，会心处拍案击节，疑似时细斟浅酌。如与哲人剪烛西窗，促膝长谈，心情酣畅便不啻薄醉了。月下小径漫步也好，雪夜围炉独酌也好，能够不受干扰，这般自自在在的享受人生，就是最大的快乐。

人在人境中，常常不能忘掉的，是自己的身份、地位、性别等因素所允许的行为范畴。你是中年人，当举止沉稳；你是女人，不可以肆意笑谈；你的某种职业特点也许要求你正襟危坐，衣着庄重。无法免俗的还有虚假的应酬，强堆起的笑脸，废话般的寒暄，乃至干脆戴一副面具，用来躲闪人眼的洞穿。这也许并非伪善，而是因了环境所迫，你不得不接受社会角色名分的要求，以免被人抨击为轻佻或有失体面。

只有当你孤独一人面对世界时，你才能拥有真正的自己。此时此刻，你竟可以任性胡为。随你歌，随你喊，随你抚掌大笑，随你清泪如注，舞之蹈之，疯之狂之，无所顾忌，无所牵挂。想蹦就蹦一蹦，不要去考虑这是否可笑而有伤大雅。爱唱就唱几声，管它南腔还是北调。喜欢做什么，随你自便。于草草劳生中赢得一时的物我两忘，便是一种彻底的解脱，一种最高形式的自由。

真正的孤独是身处灯红酒绿与轻歌曼舞中也无法排遣的。那是一种灵魂的孤独，心性的孤独。一个人能拥有丰富博大的内心世界，即便是孤独吧，也不乏美好的情调。正如萧条荒芜虽不同于大漠雄风，却成就了苍凉悲壮之美一般。寂寞难耐时，往往能唤出被嘈杂挤落了的灵感和悟性。痛苦和悲哀又多使思想迸溅火花。只要不乏慧心，到处是美的所在。喜欢独来独往，就让人说你孤家寡人好了，何必苛求所有人的理解呢？

1989. 10

寂寥小屋淡淡情

也许是已经进入了爱忆旧的年龄，我常想起我独身时的小屋。

零乱的书桌上，时有一缕轻烟袅袅，如楚云出岫般，羽化升腾，变幻莫测，幽幽然散发着淡淡馨香。这馨香沁入心脾，顿觉疲累的心境澄明平和，郁闷烦躁被恬淡化解了，于宁静淡泊中放任情绪，由它轻愁婉转，沉思默想。再或者，开一盏

昏黄幽暗的壁灯，放一缕若有若无的音乐，恰如从不可知的远处飘来一片柔软的羽绒，在轻轻抚慰你被生活灼伤的心灵，此时斜依卧榻，于朦胧的光线里细细品味墙壁上的名家字画，咀嚼艺术魅力之所在，真如与贝多芬、达·芬奇、拉斐尔以及李白、郑板桥等伟人共处一室，畅谈心曲。

仲夏夜的明月，透过门前高大的垂柳倾泻下来，斑斑点点，匝地无声。只见粼粼碎光铺满院落。明明暗暗中夹杂着虫鸣鸟啼。白天看上去荒芜杂乱的地面，被月色净化了，生出一种莫可名状的幽雅神秘。挨至四周渐趋寂静时，于“一勾凉月天如水”的氛围中，怀抱琵琶，端坐树下，奏一曲《春江花月夜》或者《塞上